坦克猫 No.04

导言

"Bill and Fleur's wedding, remember?"

Harry looked at him, startled; the idea that anything as normal as a wedding could still exist seemed incredible and yet wonderful.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 J. K. Rowling

2010 年 10 月 8 号发生了一些什么。于是有人期盼,有人漠然;有人兴奋;有人愤怒;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无动于衷;人们"弹冠相庆",或者倾巢出动。

就在这样一天,我注意到这样一些 tweets:

- RT @liunians: 注意 注意,各单位注意啦,立人乡村图书馆两位义工 飞羽 @flyfeather 向美女 苏林朵朵@aiduoxiang 求婚啦。祝贺、祝福 他们~
- RT @ <u>flyfeather</u>: 今天是我 30 岁生日,人生至此已经走过了一半的旅程。晓波昨天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却身在狱中。今天的我们只不过置身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内心自由是另一个彼岸,twitter 是这个大监狱中的一丝自由的空气,就让这自由的空气见证我们的婚姻吧。@<u>aiduoxiang</u>
- RT @aiduoxiang: @liuxia64 霞姐(姑且让我这么叫吧),晓波得奖的那个晚上,我和男友说:刘晓波得奖了,我们结婚吧!于是我们决定零时在推上发推结婚,让众推友见证我们对彼此的期许。现在,我新婚的第一天即将过去,祝福你和晓波早日得聚!因为你没有关注我,我只好@,希望你看到后能够恢复我,谢谢!
- RT @adeyso: 【深深祝福】10 月 9 日零点结婚的苏林朵朵 @aiduoxiang 和飞羽 @flyfeather 结婚当日照片汇总 http://is.gd/g0vRe , 结婚全纪录日志 http://goo.gl/RuWJ 。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一些我从未真正理解的东西。

世界并不美丽,却又因此美丽无比。——《奇诺之旅》•时雨泽惠一



图注: http://yfrog.com/4wr98j

目录

导言	2
目录	3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人物)	4
梁文道: 昂山素季关于兔于恐惧的经验(人物)	6
滕彪: 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和高智晟在一起的一个下午(人物)	7
比约恩•亚格兰: 为什么我们颁奖给刘晓波(政治)	9
颜昌海:中国如何应对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政治)	11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人物)

原文链接: http://boxun.com/hero/201001/liuxb/1 1.shtml

原文日期: 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 年 6 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 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 居然都与法庭相关; 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 一次是 1991 年 1 月, 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 但其实质基本相同, 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 1991 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 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 年 5 月-1996 年 1 月),被劳动教养(1996 年 10 月-1999 年 10 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 12 月 3 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 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 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 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

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 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 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耳蜗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梁文道:昂山素季关于免于恐惧的经验(人物)

原文链接: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 2010 10/19/2827623 0.shtml 原文日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在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之中,你如果面对着底下的人群是一群因为长期的被压迫, 受苦于种种不正义与折磨这样一个人群,你很容易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激动,然后 你希望把他们带领往某个方向,率领他们去干出一番大事,我说的这个你,当然是某种群众 运动的领导人,甚至一个革命领袖。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要挥起愤怒的拳头,要用一个 很激昂的语调去呼唤他们的热情,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的,也很常见的。在我们国家历史上, 我们见过无数的电影、电视或者照片,都让我们显现到看到这样一种的群众领袖一般的人物, 他们充满了魅力,充满了自信。

但是在同样的场合底下,如果你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温柔、易让,甚至还面带微笑,很轻声的说话,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就不止是一个群众领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一个精神领袖远比做一个有魅力的英雄更加更加困难。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人物,就是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昂山素季,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Freedom from Fear》,摆脱或者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那么昂山素季,我过去一直说过,她是世界上在我心目中目前最美丽的一个人,她的美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天生丽质,而是因为她那种内在的气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某种精神领袖的坚定、谦虚跟温和。为什么温和是这么重要呢?只有当你目睹她的时候,你才知道她的重要。

有时候我在网上,或者过去一些电视新闻画面里面看到昂山素季,总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她在那种群众集会的场合底下,你看到她总是低头微笑,然后有一回,我甚至见到她站在一个围栏内,围栏外面明显的是那些防守她那些军警,那些军警举着枪,样子很冷漠,但是昂山素季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的时候,仍然保持她一贯那种温婉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在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缅甸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他们平常见面,大家打招呼就是合十为礼。而这个合十我们现在总说是一种佛家的人对别人表示尊敬或者礼佛,但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对着佛像合十顶礼,这时候与其说是表面只是尊敬觉者,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有时候还是为了要照见我们自己,你看见佛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起来,哎呀,其实我也有佛性,我心里面也有这一尊佛。你做这个顶礼的动作,合十的动作,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佛性。

同样的你如果用合什的方法跟别人打招呼,你这个尊敬也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尊敬,而且 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合十去看到在你眼前,你向他顶礼的这个人,他心中也有佛性。当昂山素 季在对一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都原来是些和 平的,有佛性的人。

那么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很让人意外的地方,前面有几篇文章,相当长的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谈到印度跟缅甸在同样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它里面知识分子生活、文化生活是怎么样,写得不算非常好,但是也有学术见地。这时候我们才忽然想起来,原来昂山素季如果她没有回缅甸搞这些事,被人们关起来,软禁起来的话,她在英国,在牛津继续待下去的话,她原来本来是想当一个学者,要研究缅甸文化的,但是很可惜,她这个愿望恐怕不能达到了。不过没关系,她做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主题文章,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在这里面,她介绍了一个缅甸人对腐败的一个观念的说法,这个腐败指的不只是一个贪污腐败那种腐败,应该准确的翻译,这个 corruption 应该翻译成是一种腐坏,这种腐坏在缅甸文里面,他们叫它有四种腐坏,叫做四种的(腐坏 缅甸语),这个(腐坏)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以前印度的方言巴利文,我们知道缅甸是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早期南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巴利文是充分渗透到缅甸日常人的语言这种。

这里面就提到有四种贪腐,第一个就是贪污,贪是什么呢,就说你因为贪,因此使得你的欲望去诱使你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种腐坏。第二种腐坏叫做偏瑕,由于你个人一个太狭隘的观点跟视野,使得你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纯粹就是因为无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第四种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恐惧,所以它逐渐逐渐的摧毁了你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什么呢?它在这里面接着就讲,比如以她所亲历的当时缅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民,他们可能会害怕如果我说了某些话,我做了某些事,我会不会因此比方说我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财富,失去我的地位,失去我的亲人,失去我的爱人,失去我的家庭,失去我的自由,失去我的一切呢?因为恐惧失去,这一种导致你没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说法,甚至慢慢有时候这种恐惧感渗透进来,由于你不承认你真的恐惧,它还会变成什么,它还会变成你反过来觉得你原来本来可以相信是正确那些东西是根本一文不值的。人家跟你讨论起来,说哎呀,说这些干嘛,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呢?又或者你说,说这些干嘛呢,这些根本就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是是非到倒错的这么来看一些本来很正确的事物跟正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完全被恐惧腐蚀掉了,那么这时候你的心灵就败坏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免除这样一种恐惧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昂山素季在这里面讲到的也许就是她的经验之谈,她认为任何的革命都必须是一种心灵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无惧感,这个无惧呢,看起来似乎是天赋,勇气好像是天赋,其实也是透过后天的努力的。它应该栽培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左右你,你做任何决定,如果被恐惧左右的话,那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原来你自己,你就当然被腐坏掉了。

滕彪: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和高智晟在一起的一个下午(人物)

原文链接: http://www.boxun.com/hero/tengb/44 1.shtml

原文日期: 2005年11月24日

早晨,王怡夫妇和余杰夫妇发来祝福的短信,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这个严酷的世界上有一些温暖的朋友,足以让我们心怀感激。

下午,和高智晟律师、许志永博士去范亚峰家里聊天。范亚峰博士带领高智晟律师作了 决志祷告:"我愿意一生一世为荣耀主而活,我愿意为中国的爱与公义而征战"。

几年来,高智晟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为狱中的维权人士呐喊、为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信仰者辩护、为受迫害的基督徒辩护、为政治犯和良心犯辩护,凭着知识、良心和过人的勇气,他成为大陆最著名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斗士之一。他在蔡卓华案、郑贻春案、许万平案、朱久虎案以及太石村事件中的精彩表现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不对法官、检察官、局长、各种官长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成为基督徒,恐怕也是中国维权运动中一个不

大不小的精神事件。

几以来,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严酷的迫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耻的沉默。虽然我在几篇文章里提到了法轮功的遭遇,但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为他们的苦难而作。据我所知,除了高智晟之外,大陆还有几个作家、学者公开为法轮功说话;但高律师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与其说他为我们挽回了面子,不如说他让我们在继续沉默的时候更觉得羞耻。

良知、真诚和勇气还不是高智晟的全部可贵之处。他热情、幽默和乐观,朋友们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乏味。我们这个体制培养了太多无趣的人,我甚至觉得做一个无趣的人还不如做一个坏分子。焦国标先生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好可爱。而高智晟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阳光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阳光男孩了。在陕西一起做调查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欢笑,他模仿刘宝瑞讲"珍珠翡翠白玉汤",惟妙惟肖。他学《马大帅》中的人物,管我叫"彪、彪、彪哥",逗得我们乐不可支。那次从靖边看守所出来,我们四个人被十余个武警团团围住的时候,高律师和我们一起面不改色,笑着跟他们讲理。老高跟我们感慨,对付四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尚且如此恐怖,可以想见当地人民哪里会有什么安全感?

在今日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之下,高智晟,以及他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正在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最近遭到北京司法当局的整肃,他的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威胁;而且从 10月 20 日起,他的人身自由就被无理限制,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他,每天十多辆车在他家周围进行监视。对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监视他的便衣,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早上起床后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驱离寒冷的场面,我和夫人的心理都感到很难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还商量着如何解决这群年轻人白天的热水饮用问题。"他果真给这些人送去开水,而且绝非出于羞辱,的确是出于对这些年轻人的关心。这些便衣的反应是立刻背过脸去。他多次跟我说,这些专制的执行人,同样也是专制的受害者啊。凭着这种对制度的透彻判断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来自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国的普通民众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支持和敬意,来自中国各地的公民纷纷表示声援和问候;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市民说正在他家门口等着,非要见他一面。

便衣一直跟到楼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天从饭馆出来,那些人躲在车里对着我们摄像;那意思是说,谁和高智晟在一起,他们都很清楚。可我们也很清楚你们清楚。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安全部门还有什么不清楚,你们清楚到师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了一封什么邮件;你们清楚到明明知道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抗议仍然要给他判处十年徒刑。我们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为他的自由而战。我还要故意走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在山东临沂,我们被跟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搭茬,跟他们说笑,还给他们递名片;而他们也不好意思总躲在角落里心虚的张望,也不好意思一会儿装作买水,一会儿装作买报纸。

从亚峰家出来,高律师开车送我。那辆"津 AX6865"和另外两辆无牌照的轿车紧紧跟上。让我意外的是,在行到大钟寺的时候,那辆"津 AX6865"猛然撞了我们一下,恶意追尾!这是几天来高律师的车第二次被挤撞了。我们下了车,那个司机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目光充满挑衅。典型的极权主义凶徒的形象,是那种文革培养出来的阴谋深不可测的样子。由于高律师要赶时间接孩子,我们什么也没说,只对他平静地一笑了之。我说,你不要送我了,我先陪你接孩子回家。高律师说,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人可以公开开着无牌车满街跑,一些人可以公开地制造交通事故。我想起了余杰在《天安门之子》的序中所记述的警察的谈话:看来制造事故让异议人士人间蒸发是当权者多么渴望的事情。

这次追尾仅仅是他们向高律师挑衅的一个小插曲。一个与人性为敌的制度不断地在生活

中制造这些羞辱:公开的谎言、暗箱的选举、私刑的滥用、电话的监听、敏感词的过滤。我曾在一份关于游行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到:"公民不能被政府认为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是自治的公民,探索自由的中国公民。"难道政府是不懂事的孩子?

他们想制造仇恨,可我们对他们只有同情;他们想制造恐惧,可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想羞辱我们,我们回之以微笑;他们想让我们疯狂,可我们坚守理性。高律师开车每到转弯之前都早早地打开转向灯,防止他们反应不及;高律师理解他们在执行命令,也有自己的难处;高律师还说,他不仅要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所有孤苦无助的人祷告,还要为那些施加酷刑的凶手、参与罪恶的法官和监视他的那些安全局便衣来祷告。

他的女儿显然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在一下午的手工课上,她给爸爸了一个苹果形状的护身符。我说你给它起名字了吗?她说还没有。我说,那就叫"平平"吧,苹果的苹和平安的平谐音,希望你爸爸平平安安。老高高兴坏了,马上把"平平"挂在车里。

一进他家的小区,就有三辆车,有个中年男子一看见我们,马上用对讲机跟什么人说,回来了!再往里门前又有两三辆;楼侧面,有一辆广东车牌的,也是;老高说,在楼背后,晚上还有两辆;加上尾随我们的三辆,监视高智晟的至少有 12 辆轿车。老高不只心疼那些受冻的便衣,他还心疼纳税人的钱。后来老高送我到公交车站,两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尾随,用对讲机不停地向上汇报。高智晟感慨又来了:"同样是 30 多岁的年轻人——",我马上用赵本山小品里的腔调接一句,"怎么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相视大笑。

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和高智晟在一起的这个感恩节的下午,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起郭飞雄最近传出来的一句话,坐牢的感觉不错。想起被软禁的盲人陈光诚的笑声。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的微笑。想起蔡卓华的母亲那平静而坚毅的神情。想起在坡上村教会第一次听到人们背诵《诗篇》时我的感动: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监禁和死亡尚不能使我们惧怕,警车便衣、秘密调查、恐吓电话、故意撞车、停业通知 等制造恐惧的手段岂不是徒劳?

我们没有仇恨、我们没有敌人;因为爱与自由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与其说微笑可以驱逐我们的恐惧,毋宁说,微 笑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比约恩·亚格兰:为什么我们颁奖给刘晓波(政治)

原文链接: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 23.html

原文日期: 2010年10月22日

原文: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译文: 为什么我们颁奖给刘晓波

来源:《纽约时报》观点栏目

作者: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

译者: 花无间

校对: @xiaomi2020

201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刘晓波,中国政府一直 在严词谴责这一行为,然而这种谴责恰好无意中解释了人权为什么值得捍卫。 中国政府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案和标准高于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

现代"主权国家" 的概念起源于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 而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前,"主权" 概念常常是专制统治的象征。

但是, 斗转星移, "国家主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的《独立宣言》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改写了这一定义, 从这以后, 公民——取代了专制——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 也奠定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国家主权"的概念再一次改变。国家主义在向国际主义转变。在发生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的警醒下,联合国成立了,其各成员国都承诺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了全体世界公民的基本权利。《宣言》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今天,在全世界,无论是否实行民主制度,普世价值下的"人权"概念都在与"多数暴政"相抗衡。即使一国议会中的多数都赞成,仍然不能通过一项伤害少数人权力的决定,更无法通过削弱人权的法律。即便是中国仍非宪政民主国家,但它是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它已修改了《宪法》,承诺要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

但是,刘晓波的入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刑法》违背了《宪法》精神。他被判犯有 "散布谣言、诽谤或以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奉行普世人权 的国际社会里,阻止人们发表观点或流言不是一国政府的职责,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言论自 由——即使发言人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就是诺贝尔委员会一直支持的权利。我们表彰的就是那些一直努力捍卫这些权力的人,包括为反抗前苏联侵害人权而斗争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美国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

中国政府激烈抨击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且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颜面扫地,这毫不奇怪。相反,中国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能成为辩论与批评的对象正说明它已经足够强大。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不是唯一一个批评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还有一些人说,颁奖给刘晓 波,实际上可能会恶化中国的人权倡议者的生存环境。

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如此说来,诺贝尔奖委员如要促进人权,最好是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对中国保持沉默,谁会是下一个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国家?这会让我们在削弱《世界人权宣言》和基本人权信条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们绝不应,也不能保持沉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忽视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二十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持续的进步,这 也是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先生。如果中国准备与其他国家和谐并进,维护国际社会的价 值观,成为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那么中国首先要保障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

一个人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被判 **11** 年监禁,这是一出悲剧。诺贝尔先生曾经说过,和平奖要颁给那些"促进国家间和平友好的人士",如果我们要实现世界和平,普世人权一定是最好的试金石。

诺贝尔评审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

译注:《<u>威斯特伐利亚和约</u>》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 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法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 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此外,该和约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

颜昌海:中国如何应对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政治)

原文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8029712-1.html

原文日期: 2010年10月12日

当中国的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 49 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 374 笔,并将继续免除 13 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 年中国累计向 120 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 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 2008 年,中国免除 46 个国家 400 多亿债务;2009 年,中国免除 32 个国家 150 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 100 万美元现金和价值 2,000 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 5 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 20 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 3 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 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 6 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 9 年,每人合计需要 90 元。每年 6 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 3 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 3 两,一分钱可买时蔬 0.5 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 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 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 1980 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 200 亿人民币,援助朝鲜 200 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 100 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 4 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 1 千 6 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 8 千亿,却没有 1,600 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

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戏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

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 200 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

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